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11月15日（第19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副国务卿伯恩斯称中美冲突与合作并非预先注定

据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 11 月 5 日刊登副国务卿伯恩斯 (William J. Burns) 11 月 4 日在全美世界事务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表示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都不是预先注定的。他指出，“像中美这样复杂的关系中，冲突和合作都不是预先注定的。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将成为双方在未来许多年中的一大挑战。尽管中美有许多分歧，但中美合作要比不合作的益处更大。在新世纪中，中美双边关系最能影响两国利

益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美媒称奥巴马勿入“中国威胁论”圈套

据《世界政治评论》网站 11 月 8 日发表的评论文章称，如果美国接受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这一逻辑，就能平衡对华贸易；如果美国认为中国不是美国未来的敌人，就可以卖给中国武器和技术；美国本也可以接受中国不仅仅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国负债更深，并加剧了美国人对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愤恨。唯一的问题是，处于经济危机中，美国人的傲慢和恐惧还会让美国人付出多少代价？作者指出，如果奥巴马能避开“中国威胁论”这一陷阱，在中国问题上务实的话，他可能会有效地让美国集中力量处理面临的国内难题。

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称担心南海爆发小事故

据美国《国防新闻》11 月 9 日报道，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当天在香港对记者表示，华盛顿与北京军方正在进行对话，双方都希望能够最小化紧张态势。斯威夫特声称东盟在鼓励领土争议方进行会话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并不担心亚洲任何地区爆发重大冲突，但他确实担忧可能导致战略误解的小事故，因此需要加强在南海等地区的合作，避免小事故导致大型冲突。他认为，美国与中国间的对话是积极的，但双方应尽可能地保持透明。他指出，目前中美军事对话停留在战略对话层面，待双方对这种高层次对话都感到“自在”时，届时中美军事对话就会进一步向下发展。

《纽约时报》称对付伊朗要从中国下手

据《纽约时报》11 月 9 日刊登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伯曼（Ilan I. Berman）的文章称，阻止伊朗核计划最好先惩罚对其提供援助的中国企业。伯曼指出，在对伊朗能源需求不断加大的同时，中国不仅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加以阻挠，甚至还纵容中国企业向其提供相关技术和物资。美国财政部主管反恐和财政情报的副秘书长科恩（David Cohen）9 月份访华时曾声称，如果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违反美国核制裁规定，与伊朗保险公司有商业往来，或遭到美国制裁。伯曼认为这件事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对打击伊朗核计划的重要作用，但他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伊朗问题，美国必须敦促中国尽快停止同伊朗的贸易关系。

美智库称美面临中国四大安全挑战

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11 月 10 日报道，该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Michael Mazza）近日撰文称，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四大挑战（Top four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China poses），它们

将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其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将削弱美国在亚洲海域和空中的主导优势，直接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网络和空间安全；其二，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和台湾在内的美国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已经受到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其三，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快战略性武器的现代化进程，其军事不透明问题引人担忧；其四，中国对自由和民主的破坏正与美国的核心利益相悖。

美国防专家建议美保留重装陆军以对付中国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1 月 8 日转载《受伤的巨人：紧缩时期的美国武装力量》（*The Wounded Giant: America's Armed Forces in an Age of Austerity*）专著的节选，该书作者，布鲁金斯学会著名国防评论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建议，美国政府要再三斟酌削减大量重装陆军一事，以对付中国。文章预测，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则冲突的发生地点很可能在海上和沿海地区，这是因为，中国构成的最可能威胁是针对台湾，或与自己有领海和大陆架争端的邻国。文章还指出，美国必须防备中国介入有关战场的可能性。中国将会担心美国侵犯朝鲜与中国交界处领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将使朝鲜半岛战争牵扯的因素增多，对地区和平构成极大威胁。这就要求美国在韩国在未来发生危机或冲突时维系同中国的密切磋商，但这也要求美国韩国的部队具备更迅速更果断赢得战争的能力。

奥巴马的就业法案再次被参议院否决

据 Patton Boggs “华盛顿这一周”（This Week in Washington）11 月 6 日的报道，3 日，修改后的美国就业法案(S. 1769)以 51 票对 49 票的结果未能在参议院通过，这标志着奥巴马的这一法案第三次遭到挫败。法案的内容基于奥巴马总统一个大规模的促进就业的建议，是数额达 600 亿美元的一揽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同时，共和党提出来的为期两年的联邦高速公路和交通建设计划也以 47 票对 53 票的结果未获支持。

美国参议院通过 2012 财年财政拨款法案

据 Patton Boggs “华府动态每周更新”（Capital Thinking Weekly Update）11 月 7 日的报道，参议院 1 日以 69 票对 30 票通过了 2012 财年“迷你公共汽车”财政拨款法案，这份法案包括了农业、商业-司法-科学、交通-住房、城市发展等各项支出计划。参众两院的协商人员接下来的目标是对该法案最终定稿，并在 11 月 14 日之前起草一份报告提交国会，以在 11 月 18 日持续性议案到期之前让这些措施获得通过。

奥巴马治下，华尔街繁荣复兴

据《华盛顿邮报》网站 11 月 7 日的报道，奥巴马曾称工作在华尔街的人为“肥猫银行家”(fat cat bankers)，在他谋求连任的竞选运动中，奥巴马也表示要处理老百姓对华尔街的不满、失望这一问题。一些金融机构的官员也说总统的金融管制是“惩罚性”的，“遏制我们的发展”。

但事实是，在奥巴马的任期内，虽然整个经济形势不好，但华尔街却恢复了繁荣，甚至有的金融机构的利润率达到或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总统的一些做法让华尔街钻了空子，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也有问题，有利于银行家而不是有利于消费者。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拒绝就美军撤出伊拉克举行听证会

据 Patton Boggs “华府动态每周更新”(Capital Thinking Weekly Update) 11 月 7 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列文(Carl Levin)拒绝了军事委员会首席成员麦凯恩(McCain)以及其他 10 名成员，还有参议员李伯曼(Lieberman)等人提出来的就美军于 2011 年底撤出伊拉克的战略与实际后果举行听证会的建议。11 月 2 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5%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撤军计划。

重点关注

希拉里·克林顿：世界重心开始向亚太转移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 11 月 11 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3 日说，奥巴马政府将更多地关注亚太地区，扩大在该地区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活动，效仿二战后美国建立的跨大西洋国际体系。她在夏威夷发表讲话时说，在 21 世纪，世界的战略和经济重心将是在亚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

鉴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一直公开宣扬美国外交政策新近对亚洲地区的重视，而在美国逐渐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后，终于有精力投资其他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上个月访问了太平洋地区，希拉里则一再谈到有必要增大美国与该地区的接触。奥巴马总统将于周五抵达夏威夷，开始对亚洲为期一周的访问。

希拉里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可以把二战后用北约和欧美关系加以巩固的跨大西洋体系作为美国新亚洲战略效仿的一个模式。她说，正如美国在建立跨大西洋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样(确保这一体系对我们和所有的人说都可行)，我们目前在跨太平洋体系上采取着类似的举

措。美国战略的关键因素将包括扩大军事部署，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友好国家加深双边安全联系，更多地接触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扩大贸易，促进民主和人权。希拉里在讲话中尤其针对中国。她敦促北京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开放市场、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不平衡。她还说，美国对中国人权纪录非常关注，并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她还就中国过度宣称海上主权、特别是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的主权间接提出了警告。希拉里说，未来亚洲发生的事将对美国的未来造成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由别人决定我们的未来。

美刊称中国对海湾地区的“双柱政策”引美担忧

据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11月7日刊登美国国防大学助理教授杰弗里·格雷西(Geoffrey F. Gresh)题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双柱政策”(China's emerging twin pillar policy in the Gulf)的文章称，近年来中国也将外交视野转向海湾地区，开始实施力挺伊朗、献媚沙特的“双柱政策”；而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代替英国成为海湾霸主时也曾以“双柱政策”扶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其牟利。

格雷西指出，随着国内工业、石化产业、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和私家车市场的迅速膨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石油则占中国石油总量的70%到80%。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一方面以经济和政治刺激手段与伊朗交好，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这标志着中国“双柱政策”的开端。格雷西认为，美国对埃及和巴林反政府势力的支持已经促使沙特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中国则对此表示欢迎，而中国不干预别国外交政策的外交政策也让沙特更为乐意与之交往。

格雷西表示，中国同沙特的政治关系正不断扩展。今年6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到访的沙特协商会议主席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Mohammed Bin Ibrahim Al-Sheikh)。温家宝指出，中沙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尊重文明多样化方面目标一致。随后，中国外交部也表示沙特愿意进一步提升中沙双边关系。此前，2009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签署了18亿美元的铁路协议，修建一条连接圣城麦加和沙特西部城市麦地那市的铁路。同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沙特主要的原油输出国。

另一方面，沙特和伊朗关系日趋恶化。沙特今年4月宣布同中国签署协议发展核计划，被外界看做是应对伊朗的措施之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今年夏天，中国同伊朗签署了数项基础设施和贸易合作协议，中国驻伊朗大使郁红阳8月份也表达了中方对伊朗核计划的支持态度。

格雷西表示，当前美国的关注重点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国，中国的“双柱政策”

或有利于调和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以及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但格雷西同时指出，伊朗和沙特间的对抗是零和游戏，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地区纷争，是否能够在伊沙两国之间谋求平衡是中国“双柱政策”的关键，这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所在。

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式

五角大楼不应该在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方面削减财政开支。军事方面的革新可以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确保和平和稳定提供最好的机会。

在预算稳步增长十多年之后，作为当今美国恢复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举措，五角大楼面临未来十年内减少至少 5000 亿美元预算的财政紧缩计划。还有数千亿美元的削减要等国会“超级委员会”就今后数万亿的联邦开支削减计划提出提议后再作决定。

五角大楼现在的处境让人不由地想起卢瑟福勋爵面临其实验室倒闭困境时发出的那句感慨：“先生们，我们没钱了。该好好想想了”。奥巴马政府已经宣布，必须慎重考虑落实开支削减的步骤——即必须“以战略为导向”，以确保实现高效、效果明显的资源分配目标。为此，五角大楼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主要任务就是确认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面所面临的重要战略选择。

显而易见，当前最重要战略目标的选取就是如何应对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迅速崛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推进长达十年的军事发展计划，这其中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这项最重要战略目标主要关注的地区是西太平洋。在过去的 60 年里，美国声称在该地区具有切身利益，并且对该地区的几个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负有安全责任。正如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的那样，中国“对于网络和反卫星武装、空-海武器、弹道导弹的投资和研发将可能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投放军事力量以及在太平洋地区协助盟友的行为——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空军基地和航母战斗群来讲更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政策制定者之间引起了相关问题的争论。一方认为我们应该增进与中国的合作，这关键在于改善对华经济和政治关系，他们认为这样做最有可能保持和平和稳定。但这一方的观点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挑战，这批人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保持本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稳定以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该地区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获益于这种军事平衡。

支持后一观点的人指向了过去十年内中国一系列的挑衅性行为，包括中国的战斗机对美国侦察机的拦截和撞击、中国反卫星试验所产生的大量空间碎片、中国战斗机和海船在东海地区与日本发生的事故以及中国在南海地区对于越南海洋测绘船舶所作出的挑衅性行为——这些都是北京不断增长的侵略性倾向、对于人民解放军缺乏控制的证明。他们认为，由于美国没有进行回击，此类行为将会伴随无人希望的战争风险而继续发展下去。

只要对中国军事装备和战略文化进行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所言极是。虽然军事杂志上的文章

表明人民解放军视美国为它的首要对手，但是中国的军事战略却深得军事战略家孙子的真传，孙子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军事力量不断积累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发动战争。相反，北京正试图稳步将军事平衡点推移到其所欲之处，那时候，华盛顿将不再能够可靠而方便地（在本地区）保卫自身利益或盟友的利益。到了那一地步，无需战争就可以确保中国的地区霸权地位。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持久的经济、政治政策与军事保护手段结合到一起。后者将是保持美国在盟友心目中的承诺可信度以及维持一个建立亚太地区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的军事均势的关键。为达到此目标，五角大楼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都在研究一个新的军事概念——海空一体战——其主要目标就是保持地区稳定。它旨在通过保持可信赖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抵制中国政府通过侵略或胁迫来达成其安全目标的企图。海空一体战的概念现已经完成并有待国防部长里昂·帕内塔的批示。

如果帕内塔批准了这一新概念，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其应用于财政紧缩的困境中。试金石在于五角大楼转移其投资重点的意愿，还有美国的盟友及西太平洋合作伙伴的反应。关键是，在中国发展带来的威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那些可以发挥重要效果的武器装备必须在财政削减计划中被保护起来，例如远程打击系统、攻击型核潜艇以及网络战等五角大楼的战备组成部门。同样重要的是，盟友和合作者们——特别是澳、日、韩、台湾——在维持地区安全方面可以作出比过去更大的实质性贡献。

如果这几方能够联合在一起，并向外界表现他们力图通过冲破中国军力增长的束缚而维护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决心的话，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非常有可能使北京确信：通往长期安全繁荣的道路在于同邻国的协调合作。

（本文作者为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总裁安德鲁·F·克雷皮尼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晓雨译自该中心网站）

（新闻部分编译：江宏春等）

焦点分析

通往太平洋之路

包道格 (Douglas H. Paal) *

奥巴马总统不久就要离开白宫前往太平洋地区，参加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峰会，并访问澳大利亚。在访谈中，包道格称奥巴马总统会利用这次出行向外界展示美国非常认真地对待亚太地区，但是他的实际日程安排却略显单薄，让那些充满期待的人感到些许失望。

奥巴马总统太平洋地区之行的日程安排包括哪些内容？

奥巴马政府的目标之一是把美国的重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转移出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和北大西洋、中东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没有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利益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奥巴马政府正在试图向美国人民兜售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种全新的重要方式融入亚太地区。奥巴马总统此次太平洋地区之行接近十天，几乎每天都排满了日程，对任何总统来说这都是一次相当长时间的出行。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如何？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亚太峰会的目的是改善各成员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贸易条件。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包括西太平洋一些国家、拉丁美洲的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和太平洋另一边的几乎所有国家。

亚太经合组织初期发展非常顺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亚太经合组织增加了领导人会议，因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务和财政部长，还包括了各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1996年，APEC通过了实施《茂物宣言》，扩大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不幸的是，不久就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从此，

*包道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曾在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新加坡大使馆任职，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外交与安全；东北亚与东南亚政治与外交等。

APEC 推动贸易和经济问题解决的步伐有所放缓，但并没有遭遇全垒打而出局，只是在一步步地调整中。

奥巴马总统访问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如何？

奥巴马总统访问澳大利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构成了美国矫正东亚地区联盟现状的一部分。美国在日本遇到了很多紧张状况，因为美国军队最开始进入冲绳县的时候，那里实际上空无一人。但是现在人多了，并且进行军事训练时不可避免地会践踏农民的土地或扰乱城市居民。美军面临减少军事演习的压力，然而只有坚持军事演习才能让士兵保持高效的战斗力。美国已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幕后协议，允许美国定期使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空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该项协议会在奥巴马总统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

一些人会说这是美国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而采取的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联盟实力的举措。如果说与崛起的中国一点没关系肯定不对，但更多的是与改善美国在该地区联盟实力的管理和组织有关。

坐飞机从澳大利亚到中国比从日本到中国足足多出八个小时，更不用说乘坐海上交通了。因此，美国不大可能通过在澳大利亚进行军事演习而制衡中国。所以我希望不要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协议上得出过多制衡中国的结论。

美国如何介入东亚峰会？

东亚峰会不是 APEC 的复制品。APEC 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组织。东亚峰会代表了该地区的国家在寻求一种共同框架上作出的努力，有点类似于欧盟。欧盟的雏形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后来发展成欧洲共同市场，最后形成了现在的欧盟。东亚地区的人们认为亚洲最终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东亚峰会。

美国不希望被排除在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不希望把美国排除在外。所以最终奥巴马总统同意出席东亚峰会。希望这将成为 APEC 经济重心的另一个替代方案。东亚峰会的重点将是安全问题。然而到现在为止，峰会日程安排并不是关于安全，而是关于金融、疾病和人道主义问题。但前几届政府已经努力在各方之间就核不扩散问题达成最低协议。已经有声明阐述了各国的担忧和原则，作出的承诺和未来的日程安排，以及提高一些小国能力，因为这些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会发挥一些作用。

制定海上安全协议也是峰会的一个目标。海上安全包括海盗以及主要的海上走私咽喉点，当然还包括海洋主权上的冲突——不仅仅是南中国海地区，还包括东海和黄海。

东盟会议会讨论哪些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奥巴马总统会举行与东盟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2009 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各国领导人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讨论他们共同担忧的问题，并让他们更加认清东盟作为东南亚的一个成立组织的性质。

会议涉及到的问题不会很多，部分原因是只涉及到有限的地域。会有一些类似于《南湄公河倡议》的东西。《南湄公河倡议》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旨在通过各种资源和技术建议更好地管理湄公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干旱以及老挝和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水坝而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该项计划在美国不会登上报纸头条新闻，但是一项值得做的事情。

中国在奥巴马此行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奥巴马总统在此次太平洋之行中将参加两个峰会，并且在不久前结束的法国戛纳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见了胡锦涛主席，因此会召开许多高级别的会议。胡锦涛主席也将前往参加在火奴鲁鲁举行的 APEC 峰会，温家宝总理将前往参加在巴厘岛召开的东亚峰会。

中美两国领导人定期举行这样的会晤是一件好事。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更能制定一些行动方案。这样的会晤倾向于省去一些繁文缛节并努力创造一些积极、有建设性的成果。

美国的亚洲政策效果如何？

美国比之前更加关注亚洲政策。这一状况会持续下去。布什政府并没有忘记亚洲，但他们确实错过了一些会议，原因是他们有其他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奥巴马政府一直努力给亚洲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美国一直很认真地对待该地区，美国会留在亚洲并参加会议。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政策的基础结构，也没有改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联盟实力或盟国。

很显然，在公众领会了这些会议后，会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就业问题。奥巴马政府希望传递的一个消息是，在签订了《美韩自由贸易协议》后，政府正和 APEC 一起努力打破该地区的贸易壁垒，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发展成自由贸易协议，这将极大地加深并扩展美国与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总共包括九个国家，也许会增加第十个——日本。

由此产生的结果会很好，但不可能立竿见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奥巴马总统在阳光灿烂的太平洋地区十天的行程中忙于各项事务时，美国的老百姓会意识到总统正在全力解决就业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从总统的每一站停留中听到的消息。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 2011 年 11 月 7 日）

（王子磊译，吴其胜校）

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需要中美协力合作

牛 俊*

近月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先是 10 月中在《外交政策》上刊发文章，声称美国 21 世纪的战略重点将向亚洲转移；近日又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题为“美国的亚太世纪”演讲，再次强调 21 世纪的世界战略和经济中心和重心就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国领导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 APEC 峰会上，没有列在正式会议议程上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却变成此间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专家分析指出，在国内面临低增长、高失业率，国际经济重心和活力“东移”的情形下，美国视此次 APEC 峰会为其推动 TPP、抢占亚太市场的绝佳时间窗口，因而一再强调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竞争挑战，旨在以 TPP 为杠杆夺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TPP 本是个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于 2005 年发起签署的不知名贸易协定，直至奥巴马政府于 2009 年开启并逐渐主导了 TPP 成员和谈判国框架，才获得发展动力并引发滚雪球效应。TPP 成员至今扩展至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和越南 9 个；美国还把其改造成工农业产品、金融、投资规定、服务业、人才交往、知识产权等多方面原则上废除关税的高自由度多边开放机构，正在与其他成员国就达成新的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最终希望将 TPP 从当前的 9 个成员扩大到亚太经合组织的所有 21 个成员。分析家指出，如此一来，亚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将会有两种途径：一个是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为中心，另一个则是以美国和 TPP 为中心。因此，美国不仅意在为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拔高”标准、树立新“样板”；更是要以 TPP 为杠杆，从战略角度提升其在亚太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鉴于东北亚地区历史和政治等现实因素，中方支持以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为基础稳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近十年来，随着亚洲出现的东盟加中日韩三国等地区性机构、甚至还有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中国对亚洲的影响力也上升到美国不可忽视的程度，使美国开始产生被排除在亚洲之外的焦虑。为此，美国想通过 TPP 进一步融入到“亚太贸易圈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作者为本所特约评论员。

的迈克尔·格林认为，“即使亚太经合组织不是一个贸易谈判组织，但是当许多亚洲国家都说我们需要一个只有东亚国家参加的贸易体系的时候，亚太经合组织实际上为发展 TPP 提供了正确的框架。”但是，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借助 TPP 缓解本国经济和贸易困境，因为目前的 9 个现有成员还“不成气候”，对美国经济帮助力度并不大。

亚洲国家与中国和美国存在着复杂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指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下，冲突或合作都不是预先能够确定的。由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正在增大，如何使这种关系不脱离建设性的轨道，对美中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为此，奥巴马近日在夏威夷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合作尤其重要；而且，该地区国家也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发展建设性关系，作为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在经济领域，希拉里近日也表示，美中除了合作别无选择，双方要努力确保全球未来强大、持续和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林（Michael Green）也认为，东盟峰会诸成员国希望美国“轻声细语”且“手持大棒”，帮助它们保持对华贸易平衡。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美国直接在中国面前挥舞手中“大棒”，因为那样就将它们置于艰难境地。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太领导力量的一员，中方对包括 TPP 在内的有利于亚太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合作倡议持开放态度。APEC 的力量本身就来源于其多样性和大家庭精神。美国今年针对 APEC 成员国提出要求将环保产品的关税上限定在 5%，以及到 2035 年，将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用量减少至 2005 年水平的 50%。这显然是要实现美国优势产品的“市场准入”和它自认为的“体制优势”。这些目标固然也是有用的，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门槛过高，这超出了发展中成员的能力范围，因为各经济体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需差别对待。此外，美国也有必要处理好 TPP 内的国家和 TPP 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TPP 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这么一个贸易安排。希望美国不要搞老一套的“双重标准”，更不要把正常的经贸关系“政治化”。亚太经济一体化应该成为中美协调和合作的重点，两国需要齐心协力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互信和合作。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

《美国动态》增刊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11月16日

本所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就“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召开研讨

2011年11月12日下午，我所和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沪共同举办“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圆桌讨论会，邀请外交学院王帆教授、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韩旭东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樊吉社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赵明昊博士、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刘鸣研究员、复旦大学美研中心潘锐教授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薛晨博士，就“美国重返东亚战略对中国的影响”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我所深化对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建议。研讨会由倪建平研究员主持，胡华所长致开幕词。现将与会专家发言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背景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促使美国战略上更加关注亚洲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美国着力从反恐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其进入亚洲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空间。奥巴马上任后便着手修复因反恐而受到损害的盟友关系，特别寻求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利用非军事手段进行反恐，从根源上消除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奥巴马政府反恐采取“一进一出”的策略，即派进军队，但一定时间后就撤出。如果说这一举措在09年开始还尚未成熟，那么，今年5月的拉登之死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在阿富汗反恐的最初任务，使美国有能力转而制定一套更能反映其亚洲利益布局的战略。

二是在美国注重反恐和伊战的近10年里，以中国等为代表的亚洲新一轮发展使本地区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地区，接连发生的变化使得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中国军事上的发展也让美国焦虑，担心中国在拆散美国的亚洲盟友体系。近月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先是在《外交政策》上刊发文章，声称美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将向亚洲转移；接着又在夏威夷发表题为“美

国的亚太世纪”演讲，再次强调 21 世纪的世界战略和经济中心和重心就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国领导力。

三是将亚洲作为战略重点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六大“核心要素”就包括更新与深化全球联盟体系，增强与“新兴力量的中心”的接触，以及在跨太平洋发挥积极领导作用等。而东亚是美国全球战略安全的中心；美国要通过安全机制作为抓手来整合亚太，就必须把亚洲控制住。事实上，美国重新关注亚洲的大致路线图已经很清晰了。

二. 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与会专家指出，奥巴马亚洲战略的调整是美国自苏联解体之后开始的缓慢军事战略调整的继续；即使在反恐战争中没有停止这一调整；采取“逐步延伸”的战略——退在盟国之后、离岸平衡、对总体战略加以控制，这实际上也是克林顿时期以来的战略思路和做法的延续。它具有以下 5 个特点：

1.政治上表现在安抚盟友的多样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便改变布什政府对亚洲的一些政策，让中国成为美国亚洲关系的一部分，提升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如越南）；参加亚洲的多边机制、政治峰会；在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上表明一些偏好；通过有限地重申以往的政策来获取支持和向心力；如对天安舰事件后的韩国和钓鱼岛事件后的日本。美国还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

2.经济上通过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夺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美国不仅意在为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拔高”标准、树立新“样板”；更是要以 TPP 为杠杆，从战略角度提升其在亚太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尽管该协定涉及诸多有关关税、金融、敏感技术等具体利益问题，谈判是长期和艰难的，但美国仍将不遗余力地吸引亚洲国家的注意力，显示美国在本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

3.军事关系多样化：一是加强传统的盟友关系；二是新型军事关系的建立和经营，如美-新加坡、越南；三是“军事合作”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如联合军演、出售武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协调、“2+2”访问等；四是出现了对传统盟友关系的超越，如搞出了“美-日-澳”、“美-日-印”等“新型盟友关系”。

4.指导同盟建设的原则出现了变化：一是由二战以来美国同盟的指导原则——毂辐模式，向点对点的集体安全模式转变；二是讨好老朋友，非常重视美国与印度和印尼；在美国看来，印尼是第三大民主政体，而且又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三是介入亚太机制的建设，美国未来的亚太机制是有目的，能干事，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想法。

5.策略上善用小多边，炒热新议题。一个是湄公河下流计划；另一个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最

近，希拉里还谈到与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建立三边关系。美国过去对多边机制不重视，现在积极参与并制定规则；对于热点地区让小国出面。美国还利用了东北亚、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试图把中国在该地区所取得的优势排挤出去，使美国对于本地区的综合影响力保持稳定并有所增强。

有学者指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总体思路是“以进为退”，而非“以退为进”。但美国要做到“以进为退”就得搞权力制衡，危机升级也因此有可能。美国在亚太搞平衡，一是怎么搞平衡？重视中国还是重视其他国家；二是美国要搞好和它伙伴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一轮调整中，美国实行了“3D”的原则，把共同防卫、全球发展、推进民主整合在一块，推进亚太战略调整。

专家们也指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一是经费局限；如果今年年底美国两党不能在削减赤字问题上打成一致，未来美国将会削减一万亿美元的军费，这具体的影响就是航母要少两艘，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要削减二十万人；二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在抬头；就连美国共和党的元老麦凯恩都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再结盟计划；三是实施的过程比较慢；如对印度军民两用出口的放缓还是有个过程；四是周边国家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增加军费负担。

三. 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奥巴马政府强调“重返”亚洲，显然有牵制和平衡中国发展的因素在里头；据此，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随之逐步恶化，地区战略压力陡然加大；这主要表现在：

1.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中的危害性上升。东亚各国一方面对美国的安全上的依赖在加强，另一方面和中国保持经济关系；并利用美国盟友和伙伴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从中渔利，突出表现在天安舰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海菲、越问题等，这有可能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美国军方新近提出的“海空战略一体化”会与美国对南海、东海、台海局势等问题结合在一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将来可能成为中国南海问题的动荡之源。

2.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实际上对我安全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和美国的“战略间歇期”时间上有重合，中国需要研究如何延长战略机遇期，避免新的冷战，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中国应该以“全球战略”而非“地区战略”去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比如自己的中东战略与亚洲战略结合以应对美国的战略）。中国的周边战略必须要有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框架；要把周边和大国结合起来考虑；周边国家的政治转型值得我们必须要紧密关注。这种政治转型其实已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了抓手。

3.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在变化。我们应适应成为长期的“被制衡者”的角色，正如当年苏联那样；但制衡并不等于对抗。中国应该积极使用软实力，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而且要侧重安全方

面。过去，我们太重视经济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关注不够。我们的安全力量一定要走出去。美国十分重视全球公地的问题，这包括海洋、网络和太空，这也会对我们提出新挑战。

4.中国要非常用心地推进军事现代化，但在推进过程中要化解透明度问题。我们的领土争端，除了靠军事手段之外，其他手段都不能解决。过去我们采用“否认”解释来化解外部的担心；未来中国应该“破”“立”结合来进行透明性解释。比如说我们的军事投入问题，白皮书的作用就很大。

（严三九供稿）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